



力主兴建“荣国府”

正定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地理位置优越、文化资源丰富，有“九楼四塔八大寺，二十四座金牌楼”之说。过去1600年间一直是郡、州、路、府、县治所，五代后唐时曾设为北都，后来占据此地的契丹更将之升为中京。习近平到正定后对文化非常重视，提出出来要挖掘历史文化潜力、发展文化旅游业，他在正定扎扎实实办了几件实事：修建常山公园，修缮大佛寺，组建乘飞机旅游观光的公司……特别是兴建“荣国府”，这是对正定发展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。

1983年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拍《红楼梦》，需要40亩地搭建一个临时的摄影棚。习近平当时正在酝酿发展文化旅游业，计划把正定建成距石家庄市最近的旅游窗口。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他敏锐意识到正定的机会来了，就派人同制作中心联系，说正定愿意提供40亩地，希望把外景地建在正定。制作

中心原计划投资49万元，让县里投资27万元，搭建一个2200平方米的《红楼梦》电视剧拍摄基地，等拍摄完后，就将其作废。

但习近平认为，这是一次发展正定文化旅游业的机会，他提出要建“荣国府”建成永久建筑，“这样既可以增加画面真实感，又能为正定增添新的景观”。

习近平算过一笔账，“荣国府”变成固定景点后，游客不仅可以在“荣国府”参观，还可以在荣宁街吃饭、买纪念品。如果正定县只有一个隆兴寺的话，游客一上午就走了，只在此留半天；如果再加上“荣国府”和荣宁街，游客最少能留一天。这一天之内，要吃喝，要住宿，要消费，这样他就把钱留在正定了。

说起争取“荣国府”落地正定，还有一段趣事。多年以后习近平回忆：“那个时候，《红楼梦》剧组正好要搞‘荣国府’。当时要

找依据，就是为什么在正定搞？他们没有实际的荣国府、宁国府的图，但是我找到了。在哪儿找到的呢？在故宫博物院。故宫博物院有个专家叫王璞子，是正定人，我托人从他那里找到了图。再就是请冯老（著名红学家冯其庸）给了我一个为什么在正定建‘荣国府’的理由。见《红楼梦》剧组的时候，我说我们这儿完全有资格搞，因为曹雪芹是正定人。他们都笑了，说莫名其妙，曹雪芹怎么是正定人？我说，曹雪芹的老家是正定的，这是冯老提供的。冯老研究红学，查明了曹雪芹的身世。曹雪芹的祖先是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，曹彬是真定灵寿人，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，正定府当时的范围包括河北的灵寿县，就在正定的隔壁。我就拿这个理由跟他们讲，当然也是开玩笑。”话虽如此，做起事来习近平可是认真的。要建设永久保留的“荣国府”需要花费300多万元。

面对巨额投资，当时正定县的很多领导都认为这是个冒险的项目，搞不好可能收不回成本。习近平见大家都没什么信心，知道最重要的是解决资金问题，于是他在费尽心思说服他们的同时，开始四处筹钱。

首先，习近平向他北京的一位朋友求助，这位朋友帮助习近平与中央电视台协商，说服中央电视台投资38万元，解决了第一笔资金。随后，习近平又向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请求帮助。习近平对贾然说，正定县归石家庄市（当时地市分设，正定归石家庄地区）管是早晚的事，修建“荣国府”对石家庄也有好处，现在资金不够，请贾书记支援20万元。贾然见习近平分析得有道理，于是同意了。河北省也协调省财政厅、文化厅等10多个单位，向正定拨出专款172万元。

习近平还找到了石家庄市红星机械厂，又说该厂投资了40万元。经多方筹集，资金问题终于解

决了。

1985年，“荣国府”建设开工。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努力，耗资350多万元、总建筑面积37000平方米的“荣国府”景区顺利竣工。果然，“荣国府”没多久就回了本儿。1986年建成开放以后，“荣国府”第一年门票收入达221万元，县旅游总收入1760多万元。“荣国府”成为正定的一张新名片。

2014年10月15日，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，冯其庸在会上见到冯其庸，笑着说，自己当年就是拿冯老提供的理由将“荣国府”落户正定，“我记得，我们请冯老是1983、1984年的事情，冯老那時候还英姿勃发”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习近平当年为正定制定的发展路子，现在还在对正定发展起着指导作用。

（摘自商务印书馆《习近平扶贫故事》，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著）

一日的春光

冰心

去年冬末，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，曾说：“我要尽量的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。”

今年北平的春天来的特别的晚，而且在还不知春在哪里的时候，抬头忽见黄尘中绿叶成荫，柳絮乱飞，才晓得在厚厚的尘沙黄幕之后，春还未曾露面，已悄悄的远去了。天下事都是如此——

去年冬天是特别的冷，也显得特别的长。每天夜里，灯下孤坐，听着扑窗怒号的朔风，小楼震动，觉得身上心里，都没有一丝暖气，一冬来，一切的快乐，活泼，力量，生命，似乎都冻得蜷伏在每一个细胞的深处。我无聊地慰安自己说：“等着罢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能很远么？”

然而这狂风、大雪，冬天的行列，排得意外地长，似乎没有完尽的时候。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，我的心顿然欢喜，说：“春天来了！”当天夜里，北风又卷起漫天匝地的黄沙，忿怒的扑着我的窗户，把我心中的春意，又吹得四散。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，那天的下午，又不住地地下着不成雪的冷雨，黄昏时节，严冬的衣服，又披上了身。有一天看见院里的桃花开了，这天刚刚过午，从东南的天边，顷刻布满了惨暗的黄云，跟着千枝风动，这刚放蕊的春英，又都埋罩在漠漠的黄尘里……

九十天看看过尽——我不信了春天！几位朋友说，“到大觉寺看杏花去罢。”虽然我的心中，始终

未曾得到春的消息，却也跟着大家去了。到了管家岭，扑面的风尘里，几百棵杏树枝头，一望已尽是残花败蕊；转到大工，向阳的山谷之中，还有几株盛开的红杏，然而盛开中气力已尽，不是那满树浓红，花蕊相间的情态了。

我想，“春去了就去了罢！”归途中心里倒也坦然，这坦然中是三分悼惜，七分憎嫌，总之，我不信了春天。四月三十日的下午，有位朋友约我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去看海棠，“且喜天气晴朗！”——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天是九十春光中唯一的春天——海棠花又是我所深爱的，就欣然的答应了。

东坡恨海棠无香，我却以为若是香得不妙，宁可无香。我的院里栽了几棵丁香和珍珠梅，夏天还有玉簪，秋天还有菊花，栽后都很后悔。因为这些花香，都使我头痛，不能折来养在屋里。所以有香的花中，我只爱兰花，桂花，香豆花和

玫瑰，无香的花中，海棠要算我最喜欢的了。

海棠是浅浅的红，红得“乐而不淫”，淡淡的白，白得“哀而不伤”，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，秣纤适中，像一个天真、健美、欢悦的少女，同是造物者最得意的作品。

斜阳里，我正对着那几树繁花坐下。春在眼前了！

这四棵海棠在怀馨堂前，北边的两棵较大，高出堂檐约五六尺。花后是响晴蔚蓝的天，淡淡的半圆的月，遥俯树梢。这四棵树上，有千千万万玲珑娇艳的花朵，乱烘烘的在繁枝上挤着开……

看见过幼稚园放学没有？从小小的门里，挤着的跳出涌出使人眼花缭乱的是一大群的快乐，活泼，力量，和生命；这一大群跳着涌着的分散在极大的周围，在生的季候里做成了永远的春天！那在海棠枝上卖力的春，使我当时有同样的感觉。

一春来对于春的憎嫌，这时都

消失了，喜悦的仰首，眼前景是烂漫的春，骄奢的春，光艳的春，——似乎春在九十日来无数的徘徊瞻顾，百就千拦，只为的是今日在此树枝头，快意恣情的一放！

看得恰到好处，便辞谢了主人回来。这春天吞咽得口有余香！过了三四天，又有友人来约同去，我却回绝了。今年到处寻春，总是太晚，我知道那时若去，已是“落红万点愁如海”，春来萧索如斯，大不必去惹那如海的愁绪。

虽然九十天中，只有一日的春光，而对于春天，似乎已得了报复，不再怨恨憎嫌了。只是满意之余，还觉得有些遗憾，如同小孩子打架后相寻，大家忍不住回嘴作喜，却又不肯即时言归于好，只背着脸，低着头，撅着嘴说：“早知道你又来哄我找我，当初又何必把我冰在那里呢？”

（摘自高等教育出版社《冰心散文集 一日的春光》）

铿然舍瑟春风里 点也虽狂得我情

赵宗符



11 22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“吾以女为死矣。”曰：“子在，何回敢死？”
解：孔子被匡人包围，颜渊最后才赶到。孔子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”颜渊回答说：“老师您还在，我怎么敢死呢。”在生死存亡面前，师生二人以死开玩笑，说明了内心的坦然，同时也可看出颜回对老师的感情。

11 23季子然问：“仲由、冉求可谓大臣与？”子曰：“吾以子为异问，曾由与求之问。所谓大臣者：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。今由与求也，可谓具臣矣。”曰：“然则从之者与？”子曰：“弑父与君，亦不从也。”

解：季子然问：“仲由和冉求可以说是大臣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我以为你问的，是问仲由和冉求呀。我说的大臣，是用真理来服务君主，行不通就辞职。现在仲由和

冉求达不到这标准，只是在某方面有才能的臣子。”季子然接着问：“那么他们是顺从君主了？”孔子回答：“杀父弑君，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不会顺从的。”孔子知道自己学生的缺陷，也相信他们的底线。

11 24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。子曰：“贼夫人之子。”子路曰：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。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”子曰：“是故恶夫佞者。”

解：子路叫子羔去做费地宰。孔子说：“这是害了人家的孩子。”子路反驳说：“那里有老百姓，有社稷，治民祭祀皆可在于中学，为什么只能读书，然后才叫为学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所以我讨厌油嘴滑舌的人。”孔子推崇知行合一，子路以行代知反驳孔子，所以孔子批评他强嘴利舌、无理诡辩。

11 25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

尔，毋吾以也。居则曰：‘不吾知也！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夫子哂之。“求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”“赤！尔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”“点！尔何如？”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。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子曰：“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曰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曰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“唯求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”“唯赤则非邦也与？”“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？赤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”

解：孔门的一场著名对话，人物形象，语言生动，可以对儒家的

政治理想有更全面的理解。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四人陪孔子坐着。孔子说：“因为我比你们年纪都老，已没有人用我了。你们平日说：‘没有人能理解我呀！’假如有人理解你们，请你们出去做官，那你们怎么办呢？”子路不加思索地说：“一千辆兵车的国家，挤压在几个大国之间，外面有军队侵犯它，国内又加以灾荒。我去治理，等到三年光景，可以使人人有勇气，而且懂得大道理。”孔子微微一笑。又问：“冉求！你怎么样？”答道：“国土纵横各六七十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家，挤在几个大国之间，外边有军队侵犯它，国内又加以灾荒。我去治理，等到三年之后，可使人人富足。至于修明礼乐，就要等贤人君子了。”又问：“公西赤！你怎么样？”答道：“不能说我有何才能，我愿这样学习：祭祀的工作或者同外国盟会，我穿着礼服，戴着礼帽，做一名小司仪。”又问：“曾点！你怎么样？”曾点弹瑟正近尾声，铿的一声把瑟放下，站起来说：“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所讲的不同。”孔子说：“那有什么呢？正是要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啊！”曾皙便说：“暮春三月，春天衣服都穿上了身，我带五六位青年人、六七位小孩，在沂水河边洗洗澡，

在舞台上吹吹风，然后唱着歌，一路走回来。”孔子长叹一声说：“我和曾点的志向一样啊！”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三人都出去了，曾皙后走，他问：“那三位同学的话怎样？”孔子说：“都不过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。”曾皙又问：“那为什么对仲由微笑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治理国家应该讲求礼让，可是他的话却一点不谦虚，所以笑他。”“那冉求所讲的就不是国家吗？”孔子说：“怎么说纵横各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土地就不是国家呢？”“那公西赤所讲的就是国家吗？”孔子道：“有宗庙，有国际间的盟会，不是国家又是什么？公西赤谦虚，如果他只能做一名小司仪，那谁又能做大司仪呢？”

看来孔子并未批评子路治理国家有什么错，只是哂笑他不谦虚。本节自朱子表彰出“曾点气象”后，许多人就认为是批评了前三位学生，其实是误读了此节。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分别讲了强兵、富国、礼教，正是有了这些物质条件后，才有了“曾点气象”的可能。“曾点气象”代表着一种个人的自由、精神的充足，是儒家在实现富国强兵、礼乐教化之后，每个人所能达到的更高理想，因为在前三名弟子谈了各自物质条件之后，曾皙讲出了这一儒家的理想，所以孔子才表示赞同。整节是一个系统，只谈物质不谈精神不行，只谈精神不谈物质条件也不行。正所谓哪有什么“曾点气象”，只是有人已替你建好了物质条件。